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二)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 書 雜 誌

(二)

王念孫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讀書雜誌

史記序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亡逸。今見存者。唯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辨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曩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尙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勾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四。

史記第一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並作西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𪛗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作𪛗。云𪛗古制字。又論字例云。制字作𪛗。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𪛗聲不相近。無緣通用𪛗字。篆文制字作𪛗。隸作𪛗。形與𪛗相似。因譌爲𪛗。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者。則以兼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卽彼

宋之所無然皆係
槩故可竇也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潟卽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曰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潟字又作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鳥作千古鳥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潟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潟則不得先言厥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令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爲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海南皮莽曰迎河亭溝洫志同爲迎河及河渠書贊

余東闕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尚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叩。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並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爲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撻撻於炮格也。師古曰。音塗銅。今案案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格。下同。一音閣。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

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度格度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爲格。高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共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子喻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旣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並與此同。若云西伯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尙書武成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

散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尙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留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紀高祖紀並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鹿臺之錢。事並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晚出尙書改之耳。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爲之錢。散鉅橋之粟。足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引。周本紀卽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並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尙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

臺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注其已改而舊迹尙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留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上見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衛將騎傳殺折闕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以殺斬誅並用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學人改之耳傳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莫之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並作莫之敢發列女傳孽嬖傳同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鄭語作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緄西夷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子亦與上文用事相

復。今案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號石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釐王弟穰爲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敍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穰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舞。皆其證。

秦本紀

雍廩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雍廩本作雍林人。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雍林爲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雍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雍林邑人。此正釋雍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雍林邑人姓名。

也。案既云雍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雍林爲姓名。此後人改雍林爲雍廩，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句亦經後人改竄，惟雍林邑人四字尙未改耳。正義內有雍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雍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雍廩之雍無音，又齊世家之雍林、鄭世家之宋雍氏雍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雍林，則又不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西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西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並作至于萬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依俗本改于爲千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

於渭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爲焉。故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君之衣而擊之。句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卽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封於穰。復益。

開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

注。若此處作陶山。則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

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

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

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

皆北假也。禹貢。錫指曰。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念孫案。欲有當爲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豈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死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念孫案。賜死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死。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死。乃史公記事之文。不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爲酌。字之誤也。說文。酌。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

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爲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聲。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後人妄刪之也。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聞其聲。各本無此三字。後人所刪。耳。不見其形也。念孫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卽本於史記。

飯土塼

堯舜飯土塼。啜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塼如字。一音鏤。玉篇。塼。力又切。瓦飯器也。不作簋。念孫案。不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之簋。小司馬本作塼。故云塼一作簋。塼或作溜。簋古讀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塼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甌。說文。甌。古文簋。啜土刑。徐廣曰。甌一作溜。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啜土刑。徐廣曰。簋一作溜。皆其證矣。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卽卒也。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穀，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爲卒，以穀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解穀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意亦與下文同。穀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土，淖而不芻，剛而不穀。尹知章曰：穀，薄也。故薄土謂之境塉，塉與穀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與此穀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穀義亦相近。不穀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穀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並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

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取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也楚策曰魏相翟強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癩翟強也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癩樓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彊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翟景白虎通義彊重瞳子是謂元景與光爲韻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諡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彊並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相近景與彊通故又與彊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蓋卽帶佗帶